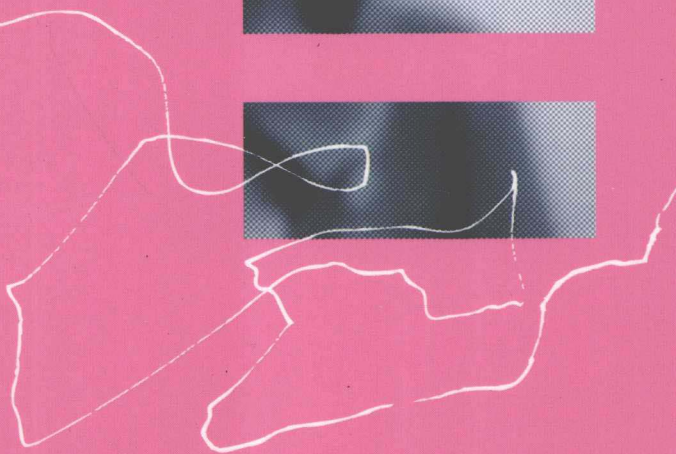


若莹——著

西桥



贫穷和财富，都是伤人利剑

一个女人的 财富帝国；一幕女人的 江湖大戏；一部女人的 情感宝典
故事曲折媲美《给我一支烟》；轰动效应超越《山楂树之恋》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从家乡到他乡，依旧在远方。

清醒还是冷酷，依旧眷眷人世。

只有承诺与爱，才是我们唯一活着的理由。

谨以此书，献给我的父母，我的宝贝，我的爱人！

—— 若莹

西桥



若莹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桥 / 若莹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229-06485-3

I. ①西… II. ①若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87527 号

西 桥

XIQIAO

若 莹 著

出 版 人: 罗小卫

责任编辑: 袁 宁

责任校对: 郑小石

装帧设计: T 工作室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<http://www.cqph.com>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-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 印张: 25 字数: 420 千字

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06485-3

定价: 33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序

王跃文

这部小说叫《西桥》，西桥是小说里的人物。小说人物的名字用作书名，透露出的是作家的人物意识。鲁迅先生说：“写小说，说到底，就是写人物。小说艺术的精髓就是创造人物的艺术。”一部西方文学史，触目所见的，很多都是用人物名字作书名的。中国过去的文学史上，却并不多见。自鲁迅先生那代作家开始，中国文学方才与世界文学通了气息，塑造人物成为作家们的自觉。

小说讲述了一个灰姑娘的故事，却远远超越了灰姑娘叙事模式。苏西桥天资聪颖，清纯漂亮，却因家庭贫寒而辍学。她去酒吧做服务生，因阻止年轻人酗酒斗殴而负伤，却又因这个偶然举动让自己命运被神秘地改变。她伤愈出院之后，受人资助重新回到学校上学，考上名牌大学。从此，她所有供养都由一个影子般的富人全部承担。苏西桥生活在似乎不太真实的梦幻里，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撩开她身边的重重迷雾。

读者不必怀疑小说故事的真实性。笔法同庸常的现实生活高度重合的小说固然是真实的，而机巧重重的精心故事设计同样也是真实的。若莹很会讲故事，善于把一个看似通俗的故事讲得引人入胜，且又意韵深长。小说需要故事，但仅有故事是不够的。透过故事往里看去，小说需有深广的内涵。

苏西桥身上发生的所有故事，似乎都是非常偶然的。她幼小时过得幸福，却因母亲突然离家出走，童年陷入被后母虐待的苦海。从童年到少女时代，她生活在极度贫困和冷漠之中，一条被压在棉絮底下的蛇成了她挥之不去的梦魇。高中辍学之后巧遇贵人，却未能给苏西桥带来心安理得的幸福。一种被

施舍的屈辱感时时压迫着她,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贵人叫她终日惴惴不安。苏西桥因自小贫穷而自卑,极度自卑又反弹出极度的自傲。她想拼命挣脱被人摆布的命运,却因现实的强大而无法得逞。她的境遇被命运之神安排得富贵之后,开始暗自思恋过去可望不可及的梦中王子叶思成。这时候,一手施她以锦衣玉食的叶康却慢慢出场,这位中年男人在她面前演示的不仅仅是财富神话,还有他不可抗拒的成熟男人的魅力。财富的魔力令她瞠目结舌,也令她心醉神迷。叶康这位既像她父亲,又像她情人的男子,叫她无法逃离,又无法坠入。终于证实叶思成原来就是叶康之子,苏西桥回顾自身看到了深深的罪孽。命运的残酷远远没有结束,苏西桥的母亲当年离家出走,原来就是奔了这个叫叶康的男人。一桩桩偶然事件叠加在苏西桥身上,便成了她必然的悲剧命运。偶然和必然,实为命运之神的左手和右手。

灰姑娘叙事模式到了最后,王子和公主是要过上幸福生活的。然而苏西桥没有生活在浪漫的童话里,她生活在冷酷真实的凡间。贫穷和财富,都是伤人利剑。贫穷的出身,叫苏西桥无法抵御财富欲望,清高和淡泊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自欺欺人的面膜。拥有巨大财富之后,苏西桥陷入的是对所有人间温情的怀疑和抵触,注定她不可能遭遇中意的王子。身边的亲友,或者死亡,或者逃遁,或者反目,尽皆远她而去。她守着一个财富帝国,却沦落得像一位众叛亲离的暴君。她最终只能信任一条起名叫小苏子的高加索犬,然而这条她视为忠仆的狗也因老死弃她而去。

这部小说的意义并不单单在于其人物塑造的血肉丰实与活灵活现,更在于它关注和思考了诸多人生、伦理、社会等问题,叫人不得不掩卷而思,感慨系之。

脸走开了，心里怦怦地跳。从那以后，我只要走出教室，就满操场望。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却总可以在某个地方看见他。他身边总会有个女同学，是我们班上的，叫李玛丽。去年暑假过后，我再没有看到他。思成应该是今年参加高考，却提前去英国了。紫藤架成了我常去凭吊的地方。我很想知道思成的消息，就故意同玛丽开玩笑，说他俩是天造地设。玛丽并不生气，只说她同思成自小一起长大，他俩的爸爸妈妈是朋友。我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心里却有些难过。我的难过是没来由的。我同思成其实没说上几句话，可他却常叫我心里隐隐地痛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会再想念那个人。本来就是没影的事，只是自己发傻而已。

李老师真是个好心人，我觉得自己辜负他了。可我只能退学。一个学期快结束了，我的学费分文没交。李老师每次催学费，都很难开口的样子，说：“我也没办法，这是学校的规定。”我不能怪李老师，也不能怪学校。有天做完广播体操，听校长在广播里训话，说个别同学学费还没有交，学校不是慈善机构。我想校长说得没错，学校没能力做慈善。我不能等着谁来做慈善，只好选择退学。

听见了下课铃声，我飞快地跑去教室。快到教室门口，我心跳起来。我像做贼似的，从教室后门进去了。教室里原本闹哄哄的，却突然安静下来。大家都望着我，像见了怪物。我谁也不望，稀里哗啦收拾好书包。我把书包往背上一甩，故作潇洒的样子。我走到教室外面，很多同学都出来了。教室在三楼，我逃也似的跑下来。猛听到玛丽在后面追：“西桥，西桥！”我头也不回，继续逃跑。我跑到楼下花坛边，玛丽终于追上我了，她扳住我的肩膀：“西桥，你发疯了？”我冷冷地说：“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无关！”玛丽说：“我回去跟我爸爸说，有办法的。”我说不上嫉妒还是逆反，最讨厌她说到她爸爸。玛丽的爸爸是副市长，只要那辆黑色奥迪出现在校园里，学校的大小头头都会围上去，脑袋点得像小孩拨动的不倒翁。我不理玛丽，自顾自地往校门口走。玛丽一直跟在后面，不停地劝我。我听不进她一句话，只觉得她讨厌。我的讨厌好没道理，说不清是因为她爸爸当着副市长，还是因为思成同她青梅竹马。

学校大门紧闭着，传达室的刘师傅厉声喝道：“哪个班的？”学校像座监狱，学生不可以自由出入。我瞪着刘师傅，目光里喷着火。刘师傅哪会怕学生，仍横着脸问道：“哪个班的，什么名字？你想逃学？”我终于大喊起来：“开门！我不是这里的学生了！”刘师傅被镇住了，望望玛丽，求救似的。玛丽说：“她退学了。”我听见玛丽带着哭腔，仍没有望她一眼。刘师傅的声音突然软下来，说：“好好的，退什么学呢？真不知道珍惜！”

我出了校门，听见刘师傅在叹息。玛丽好像伏在铁栅门上，望着我流眼泪。那辆破旧的老凤凰单车停在校门外，锁在校园围墙的铁栅栏上。两年来，我每天骑这

辆单车送报纸。李老师多次叫我去寄宿,他说已到高考前的冲刺,早晚自习老师都会上课。李老师的眼神告诉我,他可惜我的成绩正一步步往下走。我哪可能寄宿呢?我得自己挣钱交学费。我每个凌晨醒来,第一件事就是望望窗口。窗户没挂帘子,可以直接望见天色。我熟悉每个季节的黎明,透过天光就能判断几点了。床头的钟嗒嗒地走着,我眯着眼睛看看,同自己估计的时间差不多。我会取消闹铃,怕铃声吵着了妈妈,招来她的咒骂。妈妈是继母,我在她的骂声中度过了十几年。我很忌讳继母、后妈之类的词,哪怕心里想着家里这个女人,脑子里的称呼也是妈妈。我想妈妈也许只是脾气不好,爸爸总是这么劝慰我的。

每天学校早自习时间,我都在大街小巷穿行。不管什么天气,我要骑着单车跑两个小时。我不觉得苦,日子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候。小儿麻痹症的阿甘学步跑成了马拉松冠军,我骑自行车会骑成世界冠军吗?我有次想到阿甘,居然觉得很快乐。清晨的大街上车辆稀少,我骑着单车飞奔如电。我觉得自己像晨起的鸟,掠过林梢风一样地飞。

我今天骑得很慢,目光有些茫然。眼前的车流和人流,都是模糊的色块。我小时候学过画,今天的色彩感觉,也许有些现代吧。我其实是头晕目眩,又泪眼迷离。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我,我感觉得到人们的眼光。我没有看任何人,却猜得着人们的惊疑。正是学校上课时分,一个穿校服的女学生,头发纷乱如麻,眼里含着泪水,骑着单车在街上游荡。

我曾经很喜欢这辆破旧的老凤凰单车,我的亲生妈妈过去骑过的。记得小时候,妈妈每天骑着这辆单车,送我去上幼儿园。每天下学,我从教室里飞跑出来,远远地就可望见妈妈。妈妈双手握着车把,笑眯眯地站在大门外。妈妈大声喊着,又是摇手,又是跺脚,脸上总是笑着。我听不清她的声音,却知道她在喊什么。她叫我别跑,别摔着了。

有一天,去幼儿园接我的不是妈妈。爸爸红肿着眼睛,把我抱上单车。从那天起,我没有妈妈了。爸爸的单车是永久牌,我不喜欢他的单车。我是没有了妈妈,才不喜欢爸爸单车的。妈妈单车前面有个小交椅,我坐进去就靠在妈妈怀里。爸爸把交椅装在后座上,我只能望着他的背。我假如掉下去了,爸爸肯定不知道的。

爸爸领了一个女人进屋,让我叫她阿姨。又过了些日子,爸爸让我改口,叫阿姨“妈妈”。家里贴了红红的大双喜,很多人到家里来吃饭。双喜、鞭炮、笑声、红缎面被子。我稀里糊涂,就像看西洋镜。偶尔有人看见我了,说:“她是小苏的大女儿,啊呀呀,长得好像她妈妈,真漂亮!”他们说我很漂亮,声音却越来越小,咬着耳根子说话。我不太懂得大人们的意思,只感觉漂亮好像是件很坏的事。

我早忘记自己的妈妈了，想不起她是怎么离开我的。我问过爸爸，他说：“你妈妈死了。”奶奶也告诉我：“你妈妈死了！”我所有的亲戚都说：“你妈妈死了！”我小时候只记得妈妈的凤凰单车，就锁在柴屋里。妈妈很爱惜她的单车，每天接我回来，都说：“西桥，先进屋去，妈妈擦单车。”我总是不听，站在旁边看妈妈擦单车。妈妈单车座椅下塞了一块布，脏兮兮的，可它却把单车擦得亮亮的。好神奇啊，跟魔术似的。“妈妈，凤凰长得什么样？”我问妈妈。妈妈指着单车上的标志，说：“这不画着吗？”我又问：“凤凰会飞吗？”妈妈笑着：“傻女儿，凤凰怎么会飞呢？飞得好高好高哩。”我的凤凰妈妈飞到哪里去了呢？

我家房子只有二十几平方米，当年是爸爸单位的好房子。听爸爸讲，他同我的凤凰妈妈结婚，分得这么好的房子，同事们羡慕死了。我睡的这架床，是父亲用厂里废弃的角钢焊的。那年我四岁，要同爸爸妈妈分床睡了。爸爸拍着新做好的钢床说：“西桥，这床你可以睡一辈子！”我好高兴啊，有自己的床了。小床宽不过一米，却是我儿时的天堂。我在床上跳啊跳啊，听床铺发出闷哑的钢声，真是好听极了。

爸爸同现在的妈妈结婚那天，我的小钢床叫纸板隔进角落里。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仍睡在这张床上。我慢慢长高了，睡在上面不能翻身，总是对着墙壁睡到天亮。这间屋子很少再听到笑声。妈妈不是骂骂咧咧，就是在房间同厨房间进出。厨房是阳台改的，屋子就更加阴暗，又不透气。妈妈好像有做不完的事，却实在不知道她在忙什么。她这么低头做事的时间越长，闲下来骂人的时间就越长。她靠骂人来补偿做家务的委屈。她从我上小学，一直骂到我上高中。她骂爸爸没本事，谁家当初比你穷，你看人家发财了。骂我只知道白吃饭，这么大了什么事都做不得。读书有什么用？考了大学有什么用？上了大学也是人家的人，飞了，还管谁？从小看她就是个不孝的家伙！你看她那双猫眼，瞪得你脸上要掉肉！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我是猫眼，就偷偷地照镜子。我有块缺角的镜子，它照着我长到了十七岁。

从今天开始，妈妈再不会骂我猫眼了。我要自己去挣饭吃，靠自己的双手过活。一个星期之前，我还死也不肯退学。那场秋雨过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那天，我在黑暗中醒来，灰暗的天光中，看见窗外的白杨树往前倒去。我床头的窗只不到一尺宽，却很高。原来爸爸把阳台改成厨房，把窗户大部分堵住了。幸好留着这一丝窗户，不然屋子就像窑洞了。

刮着大风，有雨滴吹进来。夜里下过雨，慢慢地停了。季节只是深秋，过早地冷起来，出门恐怕得加上外套。我实在想赖床，又寒冷，又困倦。头天晚上的作业太多了。我真想再多躺一分钟！这念头只在脑海里一闪，人却早就翻身起床。我在黑暗里利索地穿戴，妈妈嘱咐过早上不准开灯。妈妈天天嚷着要节约，可我们家好像越

节约越是穷。我的凤凰妈妈在的时候,我没感觉到家里有多穷。我们家现在晚上九点必须熄灯,清早起床不管多黑都不许开灯。妈妈自己早上做饭,也是不开灯的。锅碗瓢盆的碰撞声,从黑洞洞的厨房里传出,好像里面有个女巫。

家里晚上九点就得熄灯,我的作业都在教室里做,多晚都要骑单车回家。第二天还要送报纸。我回到家里时,爸爸妈妈都睡了,弟弟小鑫也睡了。小鑫比我小七岁,正上小学三年级。妈妈规定小鑫晚上九点钟上床,说是睡少了长不高的。我回家要是吵醒了小鑫,妈妈会跳下床骂人:“你是存心害人啊!”我的脚步要是太轻了,也会招来妈妈的叫骂:“鬼鬼祟祟,我以为来了贼哩!”

记得小鑫刚出生,我老在外面炫耀:“我有个弟弟,叫小鑫,三个金字!”同学们就笑话:“金子再多,又不是你的亲弟弟!不是你亲妈妈!”我仍是喜欢弟弟,总想去抱他。妈妈会喊道:“重手重脚,你轻点!”小鑫从小喜欢哭,妈妈听见小鑫哭了,会从厨房里跑出来,说:“你又整他了吧?”妈妈手里可拿着菜刀,凶巴巴的样子像要杀人。

爸爸总不怎么说话,有时会听见他叹息。家里常常只有妈妈的叫骂,小鑫的哭闹。我也越来越不说话,一天到晚不知所措。我总想找些事做,好像做事就能少挨骂。可我总是越做事,越出错,越招骂。我待在角落里不动,可能是最安全的。可妈妈看见了,又会骂道:“成天瞪着一双猫眼!”

我习惯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做梦,习惯在黑暗里忙碌而不绊倒。黑暗给了我超强的记忆和听力。衣裤、鞋袜在睡前就摆好了位置,按顺序拿来就可套上。梳头、洗漱。几乎没有声响。我在黑暗里飞快地做好了一切,再拿着书包轻轻开门。我下楼打开柴棚,推出我的凤凰单车。爸爸的永久牌单车早不知道哪里去了,妈妈的凤凰单车还在。记得小时候问爸爸:“永久是什么意思?”爸爸说:“永久就是很久很久。我和妈妈带着你,永久在一起。”妈妈未能永久陪着我,我的凤凰妈妈永久地飞走了。

一个星期前,我还在送报纸。秋末的南方,依旧绿意盎然。晨起的风里,有树叶的清香。地上有些泥泞,夜里下过大雨。樟树静默在路的两旁,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发黄。风过时,黄叶沙沙飘零。没有熄灭的路灯发着惨淡的白光。我熟悉这黑暗的清晨。天光会慢慢洒下来,漫不经心地把大地渐渐涂上亮色。凉风在耳后回旋,房屋与树木快速倒退。路灯让我的影子忽前忽后,忽左忽右。自己和影子在捉迷藏。

一只猫猛然蹿出,横在我的前面。我紧急煞车,人立即尖叫着栽倒了。路边斜坡下有口鱼塘,我险些掉进去了。我连滚带爬地挪到路边,倒地的车轮还在快速地

飞转。那只猫轻巧地往路旁一跃，回身怔怔地望着我，眼睛里放着幽幽的绿光。想起了妈妈的咒骂：我就是这样猫眼的吗？从小妈妈就骂我猫眼，可我没有机会仔细琢磨猫的眼睛。

我听不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血液一定不再流动。我就这样失魂落魄地坐着，竖着汗毛与那只猫对望。突然飘起细雨，我满身都是尘泥。那只猫缓缓转身，钻到一丛月桂里。我从此很讨厌猫，它是邪恶的。我摸着额头，一层密密的冷汗。凉风吹在背上，箭似的直穿胸口。

手指僵硬，握不住扶手。我刚准备站起来，发现左腿疼痛难受。撩起裤管看看，一道渗血的伤痕。我扯着衣服抹抹脸，不想让眼泪流出来。我扶起单车，咬着牙骑了上去。我不能给自己赚到学费，就只有辍学。

我送完最后一份早报，天空已经明朗。街上早已车水马龙，人涌如潮。雨丝停了，天空明亮起来，好像要出太阳。望着匆匆的人流，我想自己真是倒霉透了。秋风秋雨只是我的，天亮之后送给全天下人的却是好天气。我花一块钱买了三个馒头。我胃口小，吃三个馒头有些撑。但馒头四毛一个，一块钱买三个。我宁愿多花二毛钱，可以多吃一个馒头。

我匆匆赶到学校，忙奔向卫生间。玛丽看见我了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只对她笑笑，并不多说话。衣服已经很脏了，我只能尽量弄干净些。我用凉水洗一把脸，重新扎好头发。趁玛丽出去了，我悄悄看了腿上的伤痕。已经止血结痂，动一动就痛。我从厕所出来，看看操场南面的钟。离上课还有十五分钟，我居然有些得意。

不知几时天色突然阴了，刮起了大风。气温骤降，好像瞬间就会进入冬季。我昨天看见紫藤树上还有叶子，经了一场秋雨就萧条一空。我不让自己太注意这架紫藤，却老是忘不了。思成已在英伦，他不会记得这架紫藤的。他会同玛丽经常通电话吗？他俩可是从小的玩伴。明年这个时候，我在哪所大学上学，还是南下打工去了？听大人们说起女孩子南下打工，眼神都有些怪怪的。

我感到有些冷。一早的忙碌，出了一身的汗。衣服在地上滚湿了，现在仍是润润的。我拉紧衣领，默默走向教室。教室里有温暖的人气，稍可抵御薄寒。我在课堂上犹如梦游，老师讲的什么我全然不知。只是感觉头晕眼花，身子轻飘飘的像要飞起来。我生怕自己感冒，下课时跑到同学的寝室，讨了一杯热水喝。给我热水的是玛丽，她瞪着大眼睛望着我，问：“西桥，你没出什么事吧？”

我说：“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衣服湿了，冷。”

玛丽说：“我这里有衣服，你换换。”

我忙摇手：“不要不要，谢谢你玛丽。”

我同玛丽从寝室出来，正往教室里走去，李老师喊住我：“苏西桥，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玛丽真以为我出事了，问道：“嗨，李老师找你干什么呢？”

我只是摇摇头，跟在李老师后面走。玛丽又追着问：“西桥，要我等你吗？”

我头也不回，只是对着空中摇晃着手。玛丽长得高挑，浅咖啡色皮肤，眼睛又黑又亮。女同学都爱打扮，可打扮得太讲究了，都会招来议论。只有她随便怎么穿着，女同学都只有羡慕的份，老师们待她也很宽容。似乎她有别人不具备的权利。玛丽待我真的很很好，可我总是躲着她。她越是热情友好，我越不自在。

李老师进了办公室，自己坐了下来。我站在他面前，像刚被抓住的扒手。

“西桥，这学期开学两月了吧。”李老师往杯子里放了茶叶。

我说：“是的，还有五天。”

“西桥，你体谅我的难处。”李老师看我一眼，目光就躲过去了，“你的学费已经不能再拖了。”

“是的，我知道，再给我几天时间就够了。”我低着头，盯着自己的脏球鞋。

“听说你在外打工？”李老师问。

“是的。”我仍没有抬起头来。

“多久了？”

我不敢望李老师：“这个学期，差五天两月。”

李老师沉默一会儿，问：“你打算自己赚钱交学费？”

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我感觉鼻子里酸酸的，怕开口说话就带哭腔。我不敢抬头，也是怕李老师看见我的红眼圈。

“这不是长久之计啊，西桥。”李老师长长地叹息一声。

我没有吱声。我突然发现自己的衣服太脏了，样子肯定像个乞丐。李老师眼里会有厌恶的神色吗？女同学不应该这么脏的。李老师果然早注意到我的衣服了，问：“西桥你没跟同学打架吧？你这衣服。”

我说：“早上送报，摔了一跤。”

李老师说：“你父母怎么不想想办法？还有一年就要高考，不不，没有一年了。他们不觉得急吗？”

我猛然抬起头，盯着李老师说：“他们也急，但没有办法。”

我在家受尽千般委屈，出门仍是要面子。我不能让人知道爸爸那么懦弱，妈妈待我那么苛刻。我从不对人讲自己的妈妈是个后妈。李老师头上杂有几根白

发，面色却是滋润的。不像我的爸爸，脸早已皱成苦瓜皮，眉头间总是拧着三条蚯蚓。

我又低下头，说：“我会尽快想办法的。”

李老师喝了几口很响的茶，放下杯子说：“你要想清楚，赚钱不是现在你最重要的事情。”

我想你说得轻巧：赚钱不是最重要的！可眼下我就因为没钱，只能低头站在你面前！我凭着此刻的怒火，杀人放火的事都做得出！我的身子微微颤抖，眼睛的余光瞟着他的桌子。他手里捏着茶杯，在桌子上不停地转动，仿佛在做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。

“西桥，你现在必须做决定。”李老师仍悠然自得地转动着茶杯。

“什么决定？”我像面临末日审判，抬起头望着他，茫然而惊恐。

李老师目光有些冷，说：“你要么去打工，要么专心读书。你要赶上成绩，不然你交齐学费也白交。”

我再也忍不住泪水，脸顷刻间就湿透了。我的肩膀不争气地耸动，但哭起来没有声音。声音被我压回去了，我的牙齿咬得紧紧的。

李老师站起来走了。我想他若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我会把他的办公室砸得稀烂。我没有抬头，只听得脚步声远了，过会儿又近了。李老师倒了一杯开水，放在我面前，说：“西桥，你的成绩原来是第三名，现在是倒数第三了。多可惜！我们必须看重升学率。学校只要有办法，肯定会帮你。但是，唉……”

铃声响了。这是上课铃声？还是下课铃声？我已听不出来。我不知道是怎样离开那间屋子的。我在校园里游荡，脑袋发木，六神无主。秋风卷起落叶，在我脚下兜圈子。小时候，听大人叫这种旋风为鬼风，说是那些孤魂野鬼找不着家。我站着不动，任鬼风扫着我的脚背，慢慢地远去。鬼风转到紫藤架下，卷起落叶，升空而去。那孤魂野鬼想必是找着回家的路了。我的路在哪里？我不想辍学啊！我想上大学，相信命运会有改变。自从妈妈下岗，家里收入少了，骂声更多了。如果妈妈的咒骂可以换钱，她骂多少我愿意挑多少出去卖。

“西桥，还没有回家呀？”玛丽拿着碗，准备去食堂吃饭。我突然惊叫起来：天哪，我要误事了！我慌忙间抬头，看看操场的电子钟。我朝玛丽笑笑，飞跑着越过操场，骑着单车飞也似的出了校门。

我必须赶到宏光小学去，接一个叫梓星的小学生，护送他回家，陪他做作业。宏光小学在两公里之外，时间只差十分钟了。梓星妈妈姓马，一个漂亮得有些发冷的女人。我叫她马阿姨，她说：“叫我马太太吧。”我每天接了梓星回家，辅导他做作

业一小时,赶在他家吃晚饭前完成工作。他家七点半吃晚饭,时间准得像单位食堂。我就在这时候离开,回家吃了晚饭,再到学校去做作业。我很卖力地给梓星辅导,尽管那小子脾气很坏,动不动就发作。可是看在钱的分儿上,有什么不能忍呢?我拿到这笔报酬,加上送报纸的收入,就可以凑足学费了。我会把成绩赶上去,李老师不会再朝我摇头叹气。

我满头大汗赶到学校,梓星早已经站在门口。他嘴巴紧绷着,拿白眼看着我。“对不起,我晚到了。”我连忙笑着迎上去。

他哼了一声,书包就砸了过来。我身子一闪,手却接住了书包。他没砸着我,很不解气,扭头就跑。我连忙追上去,不能让他冲到马路上去。正是下班时候,车子都像疯了。我追得越快,他跑得更欢。我越是喊叫,他越是大笑。我丢下两个书包,发疯地往前冲,总算是抓住他了。可我自己摔倒在地,顺手一带梓星正坐在我身上。梓星是个小胖墩儿,他索性恶作剧,使劲在我背上坐。我的左腿钻心地痛,早上的新伤口又出血了。他哈哈大笑:“你个傻猪头,活该。”

我忍住要流出的眼泪,看着眼前这个恶少爷。梓星跟我弟弟小鑫同岁,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动物。小鑫叫妈妈溺爱着,只是有些娇气,绝不这么顽劣。路人像看猴子耍把戏,都在哈哈大笑。

“好啦梓星,我们回家吧。”我吞咽下那团愤怒,依旧对他笑着说。我从地上爬起来,瘸着腿去捡过书包。梓星站在一旁,歪着脑袋得意地看着我。

“怎么?还想玩?”我瞪着眼,气势汹汹地问。

他怔了一下,再不敢嬉笑,不情愿地抓过书包。“你等着瞧吧。”他甩下这句话,就自顾一个人跑在前面。我追在后面叫喊,他却自己拦了一辆的士。我推着单车追上去,他飞快地锁住车门,狠劲地吼叫司机快开车。司机对我无奈地摇摇头,汽车绝尘而去。

我闯大祸了,吓得魂飞天外。梓星只有九岁,万一遇着歹人怎么办?我后悔没有记住车牌号,当时我完全慌了。我顾不上身上的痛,赶紧骑上单车往梓星家里赶。我骑车在路上飞跑,无数种可怕的想象涌进脑海。梓星哪怕安全到家,鬼知道他会如何告状!我倒是不怕他母亲的冷眼,只是怕失去这份收入。

我赶到梓星家门口,司机正在给马太太找钱。路程不远,人多车挤,的士并不比单车快。梓星趴在他妈妈怀里抹眼泪,他看见了我就更加大哭起来。马太太恶狠狠地瞪着我:“你倒是说说,你凭什么打我家梓星?”她的眼里冒着火,一只手搂着梓星,一只手指着我的脸。

“马太太,你弄错了,我没有打他。”我说。

“弄错了？梓星衣服上都是泥，你看看。”她尖着嗓子叫喊，“难道我们家梓星还冤枉你？”

“我真的没推他，不信你问司机。”我望着司机，想他是看见了。

“我没看见，我不知道，我还有事，先走啦。”这个精瘦的中年男人匆匆离去。

“没教养的穷鬼，没想到你这么小就这么狠毒。”她狠狠咒骂几句，稍稍解气了，又心疼地摸着梓星的头，“宝贝，妈妈不要她接送啦，你别哭了。”

马太太拍着梓星身上的灰，她儿子肥肥的肚皮晃荡起来。她又来火了：“花钱雇你陪他走路，就是想叫他多运动。你倒好，叫他自己打的回来。打的，我不知道自己坐车去接？穷鬼！”

我听她又骂穷鬼，再也忍不住了：“我是穷人，不是坏人！你儿子自己有多调皮，你不知道？”我不再害怕，一字一句地告诉她，我怎么去的学校，梓星如何的顽劣，我自己如何摔倒，她儿子如何作弄人。我语气很平静，口齿从未这么伶俐过。

马太太望着我，半张着嘴怔在那里。她的脸越来越红，回头看一眼梓星，梓星又哇地哭起来。“那他为什么哭得这么难受？”她又恢复了理直气壮。她的嘴巴不停地上下张合，说了什么我完全听不清楚了。梓星张大嘴巴干号，偷偷地看着我。我冷冷地望了望他们，转身就走。我算碰鬼了，世上竟有这种人家！

“你给我站住！你就这么一走算了？”我被她一把抓住。

我本能地想甩开她的手，没想到她的力气一点都不小。这位平日只知逛街打牌的太太，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，我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。我没甩开她，反被她扑倒在地上。我眼前冒着金星，我听见自己的头撞在什么地方，发出“嘭”的声音。我听见梓星在大声惊叫：“流血啦！”我还听见马太太在咒骂：“装死啊，快起来啊！”

一股温热从额角缓缓而下，带着腥烈的气息。我想，应该是血吧。我轻轻用手指抹一下，苍白与嫣红抢眼得好看。夕阳的余光照过来，投在我的眼睛上，我闭上眼，关住一团彩虹。我没有力气，觉得很累，躺下去很舒服。我的凤凰妈妈过来，紧紧搂抱着我。妈妈亲吻我的额头说，妈妈叫你别跑呀！我早忘记了妈妈的容颜，只依稀记得她的笑脸。妈妈的笑脸像粉红色的云，远远地挂在天边。

我很渴，我要喝水。

“西桥！”妈妈在叫我吗？我睁开眼睛惊恐地张望。

看见的是陈姨，马太太家的钟点工。我的泪水一涌而出：“陈姨……”

“不会有事的，放心吧。”陈姨声音极轻。

马太太出现在陈姨身后，看上去两个人像是重影。我明白了，马太太找的陈姨。我出事了，她找陈姨把我背进屋里。我的这份差事是陈姨介绍的。我刚才可能

只昏迷了几分钟，陈姨的一碗糖水让我又活过来。马太太松了一口气，她没有再叫骂，脸却憋成紫色，因为得不到发作。

“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”陈姨问。

我摸摸额头，已经被包扎好了。我摇摇头说：“我很好，没有事的。”

陈姨偷偷瞟一眼马太太，见她正全心修饰自己的妆容。看样子她见我醒来无事，又准备出门打牌了。陈姨转头狠狠瞪我一眼，用极低且快的声音说：“头很疼，头晕。”

“很疼？头晕？”我不解地大声重复，迷惑地看着陈姨。

“哎呀，当然会晕呢，流那么多血啊。”陈姨高声说。

我明白了，陈姨是说给马太太听的。我对伤口其实司空见惯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从小到大我没少流过血，每次都是自己匆忙随便处理。我怕受伤了让妈妈知道，那样只会讨骂。今日陈姨的关心，倒使我不习惯了。

我说：“陈姨，我回去了。”

我说完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又能怎样呢，待在这里只会招来更多羞辱。可是一阵晕眩和疼痛，我脸上冒出冷汗。

“天哪，我的腿！”我喘息着叫起来。

陈姨和马太太被我的怪叫吓住，都把眼睛鼓得大大的。新伤连着旧伤，裤子被黏住了。陈姨先是惊呼着：“不得了啊，你的腿。”

“你这傻孩子啊，刚才摔成这样也不说？”陈姨说着，试探地望望马太太：“可怜的孩子，必须上医院呢！”

马太太走过来，探头看一眼，哼了一声就转过身去，高扬着头继续梳妆。半晌，她气恼地摔下手上的粉扑，白我一眼说：“真是见鬼了。今晚的牌局先让我触霉头。”说完气哼哼地抓起桌上的金色晚装包，掏出一叠钱，快速数出几张，又抽回一张放进包里。“啰，这是她这个月的工钱，我全数给她，再多两百。叫老张送她去医院！”她把钱塞给陈姨。

“哎，谢谢啦。”陈姨替我接过钱。

“我家开救济院啊，遇见你真是倒霉，以后你不要再来。”说完这句，她不忘及时再瞪我一眼，然后拉着梓星出门了。临关门的刹那，我看见梓星对我挥出拳头做着怪样。他在得意他的胜利。

“你也真是运气不好啊孩子。想着给你介绍个事情吧，没想到会这样。”陈姨一边絮叨着说，一边帮我用剪刀剪开黏着伤口的裤子。我用袖子狠狠地来回擦干自己的眼泪，然后站起来。疼痛得依旧无法挪步，咬牙站着。

“别乱动，等着我背你下去。”陈姨大声喝道。

我重新坐下来，低着头。我木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清晰的青筋凸出那层薄薄皮肤。手指苍白到透明，指甲也不见一点红晕。掌心里自己可以数到多少趺子停在关节处。左手食指上，纵横着数条刀痕。妈妈从我六岁开始就教我做饭，手上的刀痕是切菜留下来的。我想要是跟着凤凰妈妈，我的手上不会有刀痕。

“走吧。”陈姨蹲下身子，“来，趴我背上。”

“不要，陈姨，我自己可以走，你扶着我就是。”面对陈姨蹲下的身子，我不忍趴上去。

“给我快点。别啰唆。”她没有起来，只是大声吼起来。她伸手一拉，我顺势趴在她背上。她半晌才站起来，我听得见她的喘息。我虽然很瘦，但个子已经长到一米六。我这一身的骨头，也是够分量的。我的记忆里，爸爸和母亲都背过我，但那都是我五岁以前的事。我闭上眼睛，久久不愿睁开。多贪恋一秒钟的温暖也是好的。我的眼泪如断线的珠子，不停地跌落。

“你哭啥？哭有啥用？大姑娘了，不小了。有啥不能忍受的？一点点委屈算啥？别没出息。”陈姨喘息着把我背到楼下，扶我坐在楼道口一起等司机。我还是那么不争气，哭得更凶。我恨恨地想，自己的身体里可能就只剩下水了。

“好啦，你给我听着。没有谁对不起你，要自己争气，不然，谁可怜你？只会越哭越倒霉，知道吗？”陈姨扯过她的衣襟，一边为我抹着眼泪，一边狠狠地训斥。

陈姨的家离我家不远，有回她带我去过。屋子是租下的，却仍作了简单的布置，清爽而温馨。我在她家久久逗留，不愿意回家。她看看天色，说：“不早了，怕家里着急！陈姨不留你了。常来就是，我一个人，不常出去的。”我是个面浅而自卑的人，我后来虽然很想去玩，却再也没有去过。只是每天早上遇见，相互打个招呼。她做了几份工，早上这份工三小时做完，凌晨四点做到七点。上午十点到十二点，下午五点半到七点半去马太太家做家务。晚上还到附近的超市做保洁员。我问：“陈姨你这么忙累不累呢？”她笑笑，说自己脑子简单，做的都是粗活，不辛苦。我们遇见了，她会问我，学习忙不忙呀？她问话的样子很随意，好像并不需要我回答。有时我俩坐在路边的石凳上说话，她会抓出她包里的吃食。我要走了，她总把没吃完的塞进我书包里，说是她不喜欢那东西，或说她的胃受不了。陈姨总是一个人，不见她的丈夫和孩子。她没有说起，我也从不问。

车子还没有来，陈姨也不急，不停地撩我的头发。我的头发肯定很乱了，加上这身脏衣服，一看就是个流浪女。陈姨刚才在马太太面前忍气吞声，这时候却把头抬得高高的。我并不觉得陈姨低三下四，或者卑贱。我甚至断定，陈姨也许骨子里